

“西部军旅风情”纪实文丛

犁越红土

晓 鹰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西部军旅风情
纪实文丛

犁越红土

· 晓鹰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犁越红土/晓鹰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2
(“西部军旅风情”纪实文丛)

ISBN 7-5065-4211-0

I. 犁… II. 晓… III.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522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瑞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375

字数:160 千字 印数:5000 册

定价:14.00 元

代 序 言

曾几何时,人们的目光扫向了“西部”。

中国的西部,疆域辽阔,土地面积 540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 57%;因此,也就有人说:从地图上看,西部是大半个中国。

在这大半的国土上,总人口为 2.85 亿,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23%;耕地面积也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23.7%。尤其引起人们关注的是,西部人穷。在地形图上,中国的地形特点是“西高东低”,而在经济形势图上,这一特点正好掉了个个儿,明显的“东高西低”。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表明:中国西部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 14.7%。

严重的比例失调,引发了人们的深省。

开发西部,势在必行。

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根据这一决策的精神,中国西部 12 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和专家们,利用各种场合向世人描述着大西部的人文风貌、经济运行现状、投资环境、投资政策、投资热点、自然优势,提出了西部人实现经济结构大调整、经济总量大增长的战略构想……

现在,可以这样说,西部大开发这个世纪大题目已经立起来了,富有创造性和奋斗精神的中国人,正在有目标、分阶段地逐步

推进和实施着党中央的这一总体构想。

“兴边富民”正是党中央这一总体构想中的一大主题。用句专家们话来讲，它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专项规划”和“配套工程”。勿庸置疑，兴边富民是全国的事情；也正因如此，它就更成为人民子弟兵义不容辞的职责。

综观中国的历史，中国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已有两千多年了。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定边未定。只要看一看边疆的“治乱兴衰”，就可以知道国家是统一还是分裂；国力是强盛还是贫弱；民族是和睦还是纷争——

我们就这样走进了西部，走进了彩云之南的西部边陲。



作者简介

尹瑞伟，笔名晓鹰，安徽籍云南人，云南省军区退休文职军官，1968年3月入伍，1971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清明节前》等两部短篇小说集，《纹面女人》等三部中篇小说集，《卫士风采》、《七彩球迷》等十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作协常务理事及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西部军旅风情” 纪实文丛

苍茫青藏	王宗仁 著(已出)
昆仑春雪	李 镜 著(已出)
西部通道	咏 慷 著(已出)
绿染雪域	施 放 著(已出)
天路迢迢	郝敬堂 著(已出)
犁越红土	晓 鹰 著(已出)

责任编辑：韩瑞亭 王宗仁

封面设计：李 戎 张致民

目 录

代序言	(1)
第一章 打开边境和平通道	(1)
第二章 魂留巴山秦岭	(54)
第三章 高原的太阳更亮	(71)
第四章 风景这边独好	(107)
第五章 边境线上的“帐篷小学”	(137)
第六章 注满子弟兵深情的光缆线	(181)

第一章 打开边境和平通道

一

说不清是第几次踏上这块灼热的土地,当我再次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来到这块熟悉的地方,走进那被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作战指挥部”的干塘子山坳时,激动的心情竟跟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一样,久久不能平静。

那时,这里硝烟弥漫,枪炮声不断,人来车往,战马嘶鸣,是西线的主战场之一。那场边境战事曾编织了无数动人心魄、催人泪下、儿女情长却又轰轰烈烈的故事,它同时还留给世人几多警醒、几多思考、几多遗憾。

“那时”毕竟已经过去,“此时”却又并未“事过境迁”。

当硝烟散去之后,昔日多事的边境已宁静如水;伴随着和平同时到来的是繁荣和友谊。世人所知,当今世界的主题就四个字:和平、发展。

1991年8月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条在当时足以让人心震撼的新闻——

今天上午,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阮怡年在北京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问题进行了磋商。这标志着中越两国关系开始出现了转机,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

两个月后,也就是1991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徐敦信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武宽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议》。协议中对边界的维护,边界地区的生产及其它活动,边境地区人员往来,治安管理等,边境贸易和地方贸易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协议签署的同时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中越两国关系转向正常化。

协议的目的就一个:发展两国已趋正常化的关系,方便两国边境地区人民的生活和往来,促进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两国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宁。

双方具体议定,将逐步开放21个互市贸易边境口岸;并以最快的速度开放下列口岸:

东兴——芸街

友谊关——友谊关

凭祥——同登

水口——驮隆

天保——清水河

河口——老街

金水河——马鹿塘

昔日交战的双方以同样的热情和诚意共同构筑着一条令世人瞩目的和平通道,沿着这条通道走向文明和繁荣。

然而,取得这一共识的道路是崎岖而艰巨的,我们今天来重温这段经历,无疑是有一定启发的。

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边境的枪炮声还在稀稀落落地响着,热爱和平的中国政府向边防部队发出指令:中越边境要实现全

面和平,边疆落后地区的经济要尽快跟上内地乃至沿海地区的步伐,为此,边防军人们要做出努力,要做出贡献。

为表示我们谋求和平的诚意,上级要求各边防部队,主动与对方接触,全面邀请对方,实现和平会谈会晤。

那时,枪声刚歇,各自的枪管还是热的,相互打量对方时眼还是红的。这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于中国军人来说,其考验不亚于当年接到“攻击令”。当时当境,谁能在边境上实现第一次会谈会晤,对整个边境实现长久的和平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和绍全在思索。

这位任边防团团长的摩梭族汉子,其时所率的团队正处于红河口岸,在中越边境的最前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事关大局。

作为边防一地的军事长官,和绍全想到不久前曾对部下们说的一句话:“干什么都要干个名堂出来,都要争第一。这就是我们边防军的素质。”

针对属下们仍在躁动中的心境,他给大家娓娓地讲述了自家族的一些趣事:

我们摩梭人居住在泸沽湖边。泸沽湖是一座美丽的湖,湖水清得能照人,甜得能醉人。雄伟的狮子山就像一个保护神坐落在湖畔,保护着温柔娴静的泸沽湖,也保护着世代居住湖畔的我们摩梭人。狮子山在我们的传说里就是一个“和平之神”,它防御了外来的袭扰,抵挡了外界的诱惑,守望着我们的民族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地生活下来。

你们不是也知道嘛,我们摩梭人还保存着母系社会的生活习俗;也有人说我们是被“女权统治”。

他们知道个屁!

我们敬重母亲、敬重女性,她们是善良、友好、幸福的使者和象征。我们珍惜大自然所赋予我们的这样一块风水宝地,让我们生活在泸沽湖畔,这里和平宁静,像天堂一样……

我跟你们说这些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们摩梭人最讲究的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当然罗，舌头嘴唇有时还会被牙齿咬着，何况人和人。不过我们民族不记仇。家族之间、个人之间，也时有矛盾冲突发生，但过后都能各自扪心自省，主动找对方和解，不会让这种矛盾冲突发展下去。多少年了，我们民族就是这样处理人际关系的。你在泸沽湖畔，看不到世代记仇的家族，也看不到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家，更没有不共戴天的怨恨。

我为什么跟你们说这些？在我们的民族里，你和别人有了冲突了，又主动找人和解了，人家不会说你窝囊，不会说你掉价，不会说你胆小怕事，你只会受到大家的尊重。人就是应该这样对待别人的，世界就是应该这样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和睦相处的……

和绍全的真诚和循循善诱的话语感化了全团官兵，于是他们开始展开全面的攻势，向对方敞开自己谋求和平、希望和平的宽阔胸襟。

此一时彼一时，对方的态度十分冷漠，对中方军人们通过各种关系传递过去的各种信息置若罔闻，或者说他们尚心存疑惧。不仅河口方向如此，富宁、麻栗坡、马关、金平等方向都如此。

人们注意到，“地雷”不仅埋设在各边境口岸的大路小道山林间，其实也埋进了“人”的心田。第一次举行和平会谈会晤显得尤为重要了。

“实现边境全面和平”，我们的这一诚意是不容置疑的。

此刻的和绍全也许又在琢磨什么“高招”。

他们通过内线关系以及过往频繁的一些边民给对方带话、带信，言真意切，邀请对方来会谈；他们还通过阵地喊话、“空漂”、“水漂”等过去常用的宣传手段向对方传递和平信息……

坚冰开始融化，对方传递过来了愿意会谈的意思；时间地点乃至会谈的规模由邀请方确定。

事不宜迟，和绍全当即向上级报告了早已拟定的会谈会晤方

案。

上级指示：和平的豁口已经打开，此次会谈会晤是实现边境全面和平稳定的开端，旨在加强双方的接触、了解和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云南省军区当即派出作训处主管边防和会谈会晤的资深参谋王麦圈赶抵河口，参与和指导这次意义非常的会谈会晤。

王麦圈赶赴河口的途中，和绍全已组织起了以参谋长赵文新为团长的会谈代表团；他们会同王麦圈一起来到红河岸边，迎候着来自彼岸的会谈代表团……

1990年之后，中越边境形势相对稳定了。如何保持和发展这种稳定，以达到实现边境全面持久的和平安宁，从实际出发，惟一之举就是要加强边境管理，而这一举措的实施是必须，也只能由双方边防军共同担当。建立正常友好的会谈会晤也就势在必行了。

总部的将军们，早已在筹划着实现边境和平稳定之后“如何加强边境管理之方案”。随之而来，在我边防军的建制里出现了一个新单位：“会谈会晤工作站”。

王麦圈就是在那个时候随同成都军区组织的“见学团”到满洲里的，中越边境一线的边防部队都派出了人员参加了这个“见学团”。那时，中俄边境的“会谈会晤”已开展好多年，一切工作都理得很顺，边境秩序井然。沈阳军区老大哥的边防军同行们积累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向他们取经，向他们学习，对听惯了喊杀声、还沉浸在枪林弹雨中的王麦圈们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见学归来，他们就成了“战区”和平外交使者，成为“会谈会晤”骨干。

王麦圈和赵文新在红河大桥边等候着从彼岸走来和平的使团。在他们背后不远处，负责招待这次“会谈会晤”的河口县粮食局招待所已备好了丰盛的晚宴。

约定的时间过去了，对岸渺无人迹。

又过去了一刻钟、两刻钟……终于走来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这个人却带来了一个相关的口信：“因故”不能前来会谈会晤了，希望中国军方“会谈会晤”代表团鉴谅。

这一临时变故着实让人恼火。有人沉不住气了，斥道：“什么‘因故’，还不是故意端架子。”也有人说：“我泱泱大国，何必这样低声下气求他。要和平，双方都得拿出诚意来嘛。”

王麦圈和赵文新没有让这几位同志的这种情绪蔓延下去，他们把大伙带回驻地，重新统一思想。

王麦圈当即打电话给省军区，汇报了这一新情况。不久，军区回电：按总部指示，第一次会谈，务必成功。与此同时，赵文新也向团长和绍全汇报了这一新情况，他同时向团长报告了部分同志反映出来的急躁情绪。

听了参谋长的汇报，和绍全调侃道：“要真正打开和平通道，实现边境长久和平，得首先把埋在我们自己心里的‘地雷’干净彻底地扫除掉。”说着，他拽上赵文新来到了会谈代表们中间。他逐一地看了几个“出言不逊”的人一眼，语重心长道：“有些道理你们比我懂，也用不着我多说。我要告诉你们，军人的存在是为了和平。这是一个辩证的道理。寻求和平跟策划打仗是一样的，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说是不是？”

讲着讲着，他又把大伙带到了他的家乡泸沽湖，又跟大伙拉家常一样讲起了他们摩梭人的“趣事”：

“现在不是什么都讲‘文化’嘛。你们晓得我们摩梭人的文化是什么吗？两个人打架，按你们汉人的‘文化’是咋处理的？或者要打官司，或者这两个人要嫉恨下去，就是他要有意和解吧，肯定也是扭扭作态，要请中介人出面调和，要对方先认错，要对方先赔礼道歉，要对方先做出和解的姿态，否则就是掉价，就是丢了人格。是这样吧？什么掉不掉价的，你那个架子本身就是虚的！什么人格，你追求的那个人格是虚伪的！我们摩梭人就不这么虚伪。当

时既然冲突上了,不可调和了,打了;打就是人格,打就是不掉价。打过了,也就过了,还是要和好,而且要长此和睦相处下去。那就找对手去,像看望老朋友一样,从家里翻出最好的东西来做礼品,用不着中介人领路,自己就走到对手家里去了。说不定,这会儿,刚被你打得头破血流或把你打得头破血流对手也正提着他最心爱的礼物往你家走来呢……”

和绍全的讲述是情不自禁的,他不潜藏着任何“做工作”的用意,然而,他的讲述总是会把听讲的人带入他所向往追求的境界。

接下来他们研究对策:无论如何要把对方请过来会谈。

第三天,红河对岸的会谈客人姗姗而来。

他们毕竟来了。无论是拖来的,拽来的,还是请来的,他们毕竟来了。他们毕竟越过无形的雷障,向着广阔的、宁静而和平的大地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第一次会谈会晤在中国境内的河口县城如愿举行了。尽管会谈是“轻量级”的,但毕竟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开端。

中方“主谈”,我边防军某团参谋长赵文新中校;越方“主谈”,越老街省军指边防某屯上尉屯长。

我们知道,对方的心理雷障并未完全扫除,他们的“主谈”——代表团长只是一个“傀儡”,真正操纵着这次会谈的是一个“报上名来”只为一般工作人员的老军人。他的真实身份是老街省军指参谋长,军阶远远高出上尉屯长。

我方表示理解,也愿意理解,因此,会谈会晤在一种还算和谐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这就够了,难道能指望一次会谈就解决许多实质问题么?

有接触,有交谈,有友好的表示,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这第一次的会谈会晤无疑是成功的。此头一开,整个中越边境线上的会谈会晤全面展开,和平之声从此响彻边境线……

1993年,当云南省军区扫雷二队的官兵们来到河口,他们特别强烈地感受到,红河两岸的边民们早已对相互交往相互交流心向往之,扫除红河两岸的雷障,打通红河通道,已刻不容缓。

仅仅两月之后,笔者来到河口,亲眼看到我扫雷二队的官兵们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扫除了边境公路以及红河两岸数十平方公里的雷障,销毁各种地雷和爆炸物数以万计。

笔者还看到,二队的官兵们在指挥部首长的带领下,昂首挺胸,正步走过一块块已清除了雷障的雷场,让红河的地方官员和老百姓放心地验收下这一块曾被称为死亡地带的土地。

曾被地雷夺去一条腿的扫雷英雄、扫雷二队队长秦辉告诉笔者:“边境只有和平了才能搞建设,才能发展经济走向繁荣。而和平的得来要靠军人的努力,为此,我们军人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笔者看到,躺在红河水中呜咽叹息的红河友谊大桥重新挺直了腰杆,重新伸展开自己宽阔的躯体,接纳和承负着来来往往的中越边民们。

1993年4月13日,河口口岸正式开通。

同年6月20日,位于红河上的中国天保码头和越南清水河码头举行了热闹非凡的开通仪式……

地处边境的云南省行动快捷,几乎在两国《临时协议》签署的同时,以省长和志强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代表团同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某省主席谢友青为首的黄连山、莱州、河宣省和海防市代表团在昆明进行友好会谈。双方就加强边境管理,开展边境贸易,扩大经济技术、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和协商。双方当即议定:将历史上形成的,双方边民友好往来的13条通道也列为临时性的通道。在我方,开设以河口、天保、那发等口岸为主的26个边民互市点;在越方,开设以老街、清水河口岸为主的23个边民互市点。双方确定加强交通运输合

作,尽快恢复滇越铁路联运,开通以红河干线为主的航运,连接双方边境。

人心所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然而,事过境未迁,在通往和平、通向繁荣的道路上,战争的隐患像一个黑色怪物横亘其间——地雷!

仅以云南边境计:东起富宁县,西至江城县,1300多公里长的边境线,方圆277.78平方公里的雷区内,残存有161片雷场。边境战争期间,这片土地上少说也埋下了100多万枚各式各样的地雷。

战争已被历史埋葬。然而,战争留下的隐患却“埋”而难葬。

人们听到太多的来自边境的关于地雷妨碍着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严重地威胁着边境的经济发展的报道。

在全国“人大”七届八次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人大”代表倾听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邓连洲的激情介绍:

在战后这一段不算太长的日子里,中越边境云南段,仅文山州境内,有4700多人受到地雷不同程度的伤害,有的致残,有的致死。在富宁县田蓬镇,有一个叫沙仁的边境山寨,全寨居住着83个人,如今这83个人只剩下81条腿……

并非耸人听闻。也并非仅沙仁寨有此触目惊心的惨状。还有猛硐、洼底、芭蕉坪、芭蕉箐、普弄、吴家洞……笔者走村串寨,看到了太多的独腿人和双腿皆失的人。

毋庸置疑,不扫除这些恶魔似的地雷,边境地区将永无宁日。面对狰狞的恶魔,说什么“人民要和平、口岸要开通、边贸要发展、边疆经济要繁荣……”都只不过是空话。

务实而酷爱和平的中国政府在1992年岁末做出了一项决定:成立云南省扫雷领导小组,领导和指挥中越边境云南段的大面积扫雷。

省扫雷领导小组辖设云南省军区扫雷指挥部,从云南省军区